

首秀

人生憑閱處

童心

晚上6點多，我的WhatsApp被一張又一張相片轟炸了，全都是「抓拍」的。有港鐵車廂裏的小電視，有寫字樓電梯裏的小屏幕，有社區閱覽室裏的大電視……哎呀呀，原來是兩天前我接受TVB的新聞訪問，經過編輯的剪輯終於發出來了。很多朋友在放工途中看到了採訪鏡頭前那個有些局促的我，紛紛拿出手機抓拍。一條6分鐘的新聞，我雖然講了半分鐘，但特寫鏡頭只有6秒，可是群眾發現「美」的能力實在強大。我被抓拍了不同的角度和面部微表情，實在是夠做表情包了。

事情還得從「愛心暖餐」說起。去年冬天，有家公司負責社區工作的朋友和我慨嘆：「現在這個時代，孩子們不愛和人交流，天天抱著手機玩個不停，而老人家內心深處怕寂寞，卻也因為身體健康或是各種原因不想動，於是獨居就越來越孤獨。」怎麼才能把老人們請出來，讓他們走出屋子、走進社區，多一些交流、休息一下？朋友問我這個作家有什麼建議。我說：「老人家和年輕人不一樣，他們聚在一起喝喝茶、吃餐飯，就會很開心。」朋友一拍大腿：「就是之前很多NGO做的，每周定時派飯盒吧，讓大家排隊取，場面很熱鬧喔。」我連忙搖搖頭：「派飯盒，簡單容易操作，但情感含金量太低了。我們要做獨居長者的貼心人，就要像孝敬自己家裏長輩一樣，為他們張羅一餐飯，讓他們聚在一起吃得健康、開心、舒服！」

朋友聽取了我的建議，行動力也特別強。聯繫了油塘社區條件最好的酒樓，拿出場地，每周二、四，兩個下午的晚飯時間，100名街坊聚在一起，除了吃「四菜一湯」的健康餐，還貼心地安排了實用性很強的講座。

於是，朋友邀請我在TVB鏡頭前講幾句。首秀快樂囉！



●作者接受TVB採訪。作者供圖

華洋雜處 文與愛隨

窗常開

潘金英

文學藝術，是民族的精神花朵。文藝文化，是民族的感情表達、是品位素質，而民族可以影響世界的智慧和胸襟，古往今來皆是。

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蘇東坡對明月的寄託和對親人的思念，僅用十個字就寫得淋漓盡致，這正是我們中華兒女龍的傳人傳承文藝、寄情筆墨的意義所在，也是無數文藝工作者堅持下去的動力。

香港社會華洋雜處，有多元文藝，港人可以看戲、看書、看舞台不同表演，讓人們和不同的文藝工作者心靈互通，從而能看見他人眼中的世界，體會他人的喜怒哀樂而生同理心和共鳴。像我看電影《穿PRADA的惡魔2》時，似自己置身紐約現場的時裝秀。我未能馳騁蒙古大草原，但看《飛馳人生》見今時代賽車手穿山越嶺時，自己很想變身古代蒙古女，策騎飛馳美麗的大草原，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，真令我嚮往。

剛看了周星馳新片《功夫女足》，太精彩了。周星馳慣於打破常規取材，他天馬行空超乎你想像的創作力，澎湃激烈地結合今年國際大事——世界盃足球大賽，採

取女子踢足球的特別橋段，情節安排出人意料。他巧妙地連結了潮流話題，女子花拳繡腿踢法層出不窮，令人眼花繚亂，卻又因喧鬧屢出錯受挫敗折騰，高潮迭起，令人心情跟對陣比賽隊伍一樣，頻呼怎樣收場？周星馳拍出這片的詩意及女性微妙心理變化，讓一眾平凡人也能跨越光影步進意想不到之境地，享受妙趣無限又意蘊深遠之光影世界，太讚了。

我們平凡觀看電影者，好像不凡地與文藝創作人（周星馳等）心思相通，因而擴闊視野和心胸，增添文化自信及活力。

香港生活複雜繁忙，又似三鏡鏡般多層面，折射出來的色彩豐富多彩。香港由日到夜都沒停息，你可以登獅子山觀日出，可以坐船去嘆下午茶，可以到蘭桂坊夜蒲酒吧不夜天。作為一個生活於斯謀生於此的香港人，我常見到路邊擺賣車仔麵的小販、賣雞蛋仔的阿嬌、驟雨中騎單車送石油氣罐的苦力大叔等，我體會到香港繁華背後，總有這些平凡小人物身影，他們純粹真誠的奉獻，是本地最珍貴的人間煙火。香港有人情味兼有多元文藝，更有香港獨有之溫度及魅力，是值得我們鍾愛這個家。



●《功夫女足》海報 作者供圖

差異在編劇

琴台客聚

潘國森

剛看了《給阿嬤的情書》，前番進電影院是2019年看《流浪地球》。近幾年中國電影持續給予全世界影迷一次又一次的驚喜，這軟實力（Soft Power，主要包括文化和價值觀）的爆發，背後離不開國家硬實力（Hard Power，主要體現在經濟和軍事等）的支撐。如果說《流浪地球》反映了製作團隊對國家科技硬實力的自信，那麼《給阿嬤的情書》是充滿了對鄉土文化的自信。影片開場就有阿嬤的教導：「做人，要有情有義；無情無義的人，不能交往。」

這部方言電影如此成功，第一原因是導演和編劇團隊熱愛家鄉文化傳統，苦心孤詣，經過海量的走訪南洋華僑和他們留在中國的僑眷，以及翻閱大量「僑批」，還原了中國人百年下南洋的血淚史。2012年，廣東福建兩省聯合申報《僑批檔案——海外華僑銀信》，入選《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》。這部電影的領軍人物藍鴻春，還拍過一系列紀錄片《四海潮味》，看來這個以潮汕美食為載體、飽含文化傳承和推廣的項目，將可以重新啟動，最終超額完成。在《給阿嬤的情

書》的光環加持之下，全套《四海潮味》勢必將海外潮汕僑胞的文化認同再推上更高峰。

香港因歷史機遇與經濟優勢，一度享有「東方荷里活」的美譽。中國內地在抗美援朝戰爭後，長期面臨經濟封鎖與政治孤立的困境，電影產業發展受到制約。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前，內地雖不乏優秀電影作品，但產業規模有限，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暫時不及香港。

而如今香港電影業落後了，輸了些什麼？有一個人盡皆知的壞傳統，就是過去數十年日漸不重視劇本，只負責一字一句寫劇本的編劇較多收入微薄，甚至被「走數」。名作家倪匡也寫電影劇本，曾有後輩編劇家向他反映編劇費偏低的情況，倪二先生卻說：「若嫌錢少可以不寫！」其他有話語權的編劇，較多自編自導，甚至自演。最惡劣的還有影壇大佬「偷橋」，未成名的小編劇跑去向大佬推銷自己的構思，對方可能細心地聽，然後不置可否。過了一段日子，這位可憐的創作人會發覺，大佬新作的故事與自己的想法非常相似。

劇本往往是一齣戲劇的靈魂，由傳統地方戲劇到大銀幕的高投資製作，都沒有兩樣。

香港盛事之國際油畫交流大展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特區政府努力促進香港成為國際藝術之都，要達成這目的，民間的力量當然不能缺少。在8月11日至16日一連6天於中央圖書館就有個矚目的大型藝術盛事「第二屆香港—北京—莫斯科—聖彼得堡—巴黎國際油畫交流大展2026」，除本地畫家作品外，我們還可欣賞到來自上述地區著名畫家的傑作，並和到訪的他們交流學習，誠難能可貴的機會。是次畫展還獲香港文匯報、大公报等大機構的支持，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及Cypress Seed Gallery協辦和贊助。

畫展的主辦單位乃「香港油畫研究會」，本港地位崇高的非牟利藝術團體。畫會於2007年由本地一批資深油畫家倡議創立。林鳴崗先生擔任會長，還有眾多德高望重的畫家和教授任委員和顧問。畫會定期相聚研習油畫，弘揚文化藝術，團結書畫愛好者研究及交流以提高藝術水平，並促進會員愛國愛港的情操。去年畫會更籌

辦了前往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進行考察、學習、交流文化藝術之旅。一直以來畫會致力推動本港油畫發展，目標是令一批優秀的本土藝術家能立足香港、走出香港。多年來在本港和內地舉辦約20次大型畫展。

會長林鳴崗老師乃旅居法國的畫家和散文家，同時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、法國藝術家協會會員。上世紀七十年代移居香港，在港習畫。1990年赴巴黎留學，於國立高等美術學院進修，旅法20多年。他對國家和香港有份濃厚的情懷，與畫友創立「香港油畫研究會」後，把他在歐洲和國際藝術領域的人際網絡搭建起來。

本屆國際油畫交流大展匯聚香港50多位老中青油畫家，內地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和多位著名油畫家皆攜作品來港參展，共超過240件油畫展品。其間更有多項公開活動：俄羅斯列賓美院名教授Nikita Mogilevtsev親自講畫，畫會資深會員聯同列賓美院教授現場示範肖像寫生，名畫家沈平演講，中學生導賞等。形式多樣，琳瑯滿目，值得一看！

獨立審美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就像《楚門的世界》或《失控玩家》，小狸最近發現自己也跌入了一個詭異的NPC（非玩家角色）循環：打開音樂串流平台，播放清單自動推薦的歌曲一首比一首貼心；打開社交媒體，推送到眼前的貼文和影片堪稱互聯網知音；甚至連點外賣，App的餐廳排序都無比貼合本人的飲食習慣，五家之內必有心動選項……一切，都太絲滑了，絲滑到令人心生恐懼。

這就被算法包圍的時代，那些由數據、點擊率和停留時間交織而成的龐大系統，早已比我們自己更了解我們自己。它記得你曾在深夜反覆播放某首獨立樂團的單曲，於是為你建構了一個充滿相似風格的音樂網溫層；它察覺你的注意力在某個服飾品牌的貼文上多停留了3秒，於是鋪天蓋地的同類型穿搭便佔領了你的螢幕。

這看似是一種無微不至的貼心，一種個人化服務的極致演繹，但漸漸地，你也會發現自己的品味正變得越來越順滑、越來越不可疑，也越來越——狹隘。

什麼是品味？過去我們談論品味，往往伴隨著某種「摸索」與「碰撞」的過程。那可能是在舊書攤裏翻找了一下，無意間撞見的一本封面古怪卻閱讀後震撼了心靈的小說；是在唱片行憑直覺挑了一張專輯，回家踩雷後卻又在重複聆聽中讀懂了樂手的實驗性探索；又或是在遠離熱門景點的小巷裏「冒險」，意外品嘗到一家風格獨特的餐館……品味的建立，往往源於「不確定性」，源於那些與未知的意外相遇，甚至源於我們對「不合胃口」之物的理解與摒棄。

然而，演算法的邏輯卻正好相反。它的目標是極致的效率與舒適，嚴格剔除所有可能讓你產生不適、猶豫或離場的「雜訊」。它像是一個無比勤勞的保姆，提前為你過濾掉所有粗糙的、突兀的、可能讓你皺眉的事物，只將最安全的美味餵到你嘴邊。

在這種精心打造的無菌室裏，我們看似擁有了全世界的選擇，實際上卻只是在演算法為我們量身定製的培養皿裏打轉。我們的喜好被不斷「強化」，以為自己正展現獨特的審美，卻不知這種「獨特」不過是大數據分群後的產物——我們只是某個特定代碼標籤下的集體複製黏貼。

更重要的問題是，當品味不再需要經過摸索與沉澱，我們對於「異質」的容忍度開始斷崖式下跌。一旦接觸到不在自己偏好清單內的事物，第一反應不再是好奇或試圖理解，而是毫無耐性地本能排斥。我們失去了欣賞複雜性的能力，也失去了在不完美中發現驚喜的敏銳度。我們的品味被餵養得極度挑剔，卻也極度單薄。

所以我們真的擁擁有獨立的審美嗎？還是說，我們的所謂「品味」，不過是被大數據養肥的寵物——習慣被投餵，早已喪失了野外狩獵的本能？

或許，是時候發起一場小小的叛逆了。就在這個夏天，去聽一首演算法絕不會推給你的音樂，去讀一本題材完全陌生的書籍，去走一條從未踏足的街巷，甚至去主動擁抱一次「極有可能踩雷」的嘗試。破壞演算法精巧搭建的喜好圍牆，讓生活重新出現偏差與刺角。

因為真正的品味來自獨立的審美，而獨立的審美，不會源於單一作物的溫室，只會源於百花齊放、允許雜草叢生、偶有暴風雨經過的荒野。

肉菜水電從哪來港？

他鄉港聲

梁家僊

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作為在內地生活了近20年的港人，最近一個多月都帶着我的紅肩在寫「香港首個五年規劃」建言。我確實對自己有點狠，不斷逼自己用錢學森的系统科學體系去思考：內地多個城市與香港如何從實際出發，如何區域協同和優勢互補？一不小心已寫了8份文檔，超過100條建言，累計5萬字。寫到愛國主義教育的時候，肚子餓了，讓我猛然想起以下3個問題：1.香港每天餐桌上的肉、菜和水果，是怎麼到碗裏的？2.香港每天早上水龍頭流出來的水，是從哪裏來的？3.香港每天晚上按燈掣亮的盞盞燈，是從哪裏來的？

這3個問題，我問過身邊的香港朋友，十個有九個答不上來。不是因為他們無知，而是因為這一切太自然了，自然到像空氣一樣，存在的時候不會留意，缺了才會窒息。

祖國對香港的這份照顧太過日常、太過穩定、太過無聲，日常到讓大家忘記了一個事實：冰箱有肉有菜不等於理所當然，水龍頭有水不等於天經地義，電燈能亮不等於本應如此。

今期，我想讓香港朋友看見這條「看不見的生命線」，按理論是一個「開放的複雜巨系統」。

先說肉和菜。1962年3月20日，湖北武漢火車站，一列編號「621」的專列緩緩開出。車上是30多卡車廂的活豬、牛、羊。那年內地自己都不夠糧，但中央做了一個決定：香港人不可以餓着。這個決定，一執行就是48年。由上海和鄭州分別開出的「753」和「755」次快運列車，每日準時出發，風雨無間。大家叫它們做「三趟快車」。48年，41,100多列列車，9,800

多萬頭豬、580多萬頭牛、795萬噸凍肉、數十億隻活家禽，大量蔬菜水果、乾貨食物等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香港人吃的豬牛，90%以上來自內地，合格率保持在99%以上。這些數字背後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：列車司機、押運員、產地農民、檢疫人員，累計上萬萬人參與過這條生命線的運轉。2010年，最後一班「755」次列車在河南鄭州停下。48年的火車任務完成，換成公路運輸。其實運的不是貨，而是一種承諾：無論發生什麼事，「祖國不會讓香港人餓着」。2024年，深圳羅湖清水河，全國首座「三趟快車」專題博物館開館。東風2207號機車靜靜在那裏，等着又一代又一代的香港遊客，在鐵路和車輪的實體中，觸摸這段深港血脈相連的共同記憶。

再說水。1963年香港大旱，水塘蓄水只夠35日。港英政府限時供水，每4日供一次，每次4個鐘。350萬港人排隊等水，主婦在街喉排着隊，用鐵桶裝起寶貴食水。中央政府決定：引東江水供港。上萬名建設者，用了僅一年時間，在香港和東江之間，人工開通了一條83公里長的水路。1965年3月1日，東江水正式流入香港。61年，300億立方米，佔香港淡水總用量近八成。也就是說，香港人每日喝的水，每10杯有8杯來自東江。61年，一天都沒有斷過。「飲水思源」這四個字，用來形容東江水，最貼切不過。每天都在喝水，但從來沒有問過：「這杯水是從哪裏來的？」

最後說電。1994年，大亞灣核電站投入商業運行，是內地首座引進外資建設的大型商用核電站，生產的電70%至80%供到香港，約佔香港總用電量四分

之一。32年，近1萬億千瓦時。除核電之外，還有「西電東送」，雲南、貴州的清潔水電，跨越幾千公里送到廣東，再經過南方電網與香港電網互聯互通，源源不絕。也就是說，你開關燈那一下，背後是大亞灣反應堆的能量，是雲南奔騰的江水，是貴州深山的氣流。

為什麼要說這三段事實？因為它夠真實、夠感性、夠觸及每一個香港人的日常。「三趟快車」說的是一塊肉、一棵菜，是無論發生什麼事，祖國都記住你。東深供水說的是一杯水、一瓢水，是無論旱澇，祖國都不會忘記你。大亞灣核電說的是一盞燈、一部冷氣機，是無論高峰低谷，祖國都為你留着這盞燈。愛國主義這個詞，很容易被搞成一個抽象概念。真正的愛國情感，從來不是被「理解」到的，而是被「感受」到的：當你知知道吃的肉和菜、喝的水、用的電，每一樣都連着祖國的心跳，不需要任何理論，自然會感到血脈相連。如果沒有數十年的吃、喝和用電保障，香港如何能發展成今天世界聞名的城市？

答案就是：48年風雨無阻的「三趟快車」，61年奔流不息的東江水，32年穩定輸出的大亞灣核電。



●（左起）三趟快車博物館館長萬朝林、梁家僊及香港中華長城文化協會副會長梁永恩合照。作者供圖

晾曬

信而有征

劉征

我喜歡去逛各種老街，這裏所說的老街，不是各地陸續整修之後，把住戶永久地遷出去，讓商戶佔據以往住宅的位置，而是那些真正是老社區或者弄堂。儘管那些地方一眼望去有些雜亂，但它讓人有種親近感。就好像一個家，太過於一塵不染，反倒不像一個家了。家的話，就是要允許一半半會兒的懈怠，以及不那麼完美無瑕。

所以，每一次，在一個保留完好的老街區，我一看到晾在室外的衣物，就不由自主地想把它拍下來。在我看來，這是生活氣息的證明。在規劃更好的都市，或者高檔小區，生活的氛圍是越來越淡的，這就讓我想起《光榮與夢想》。曾經的美國，修建了大批的郊區別墅。一整個社區複製一整個街區，從一個到另一個，一模一樣。但是價格便宜，一棟只要一萬美元，它的目標群體是那些在越南戰爭當中退伍回家，卻沒有生計的復員軍人。後來，許多無力在城市核心地帶買房的人，都遷徙到此處，由此形成了美

國獨特的城市近郊社區住宅。

住在這樣的房子裏，會有些寂寞吧。白天空曠，而周一到周五，每天都有嚴格的社區規定。譬如，周一是晾曬日，除了這一天，其他天是不允許晾曬的，即便你在自家院子也不行。這倒讓我聯想起現在的高樓大廈，更是沒有辦法在樓體的外部晾曬衣物。那些新建成的大樓，要麼所有玻璃都密封起來，僅能看見風景。如要通風，需要依靠家裏的窗子。不過這些窗子也不能全開，只有一條小縫。越是高檔社區，這種窗子就越流行。現在已然成了常態。我就曾經親眼見過小區的步道上貼了一則通知，要求業主不得在樓梯外側晾曬衣物，因為有礙觀瞻。

要晾曬的話，就只有兩種辦法，要麼是買一台烘乾機，日本人常常這樣幹。要麼，就在家裏的陽台。在武漢的話，還有一種方法，是在靠近外牆的地方留出一個狹窄的過道，那面牆沒有窗子，但比陽台深，可以儲物。我看到好多家都有這個設計。在這個地方晾曬衣服很方便也通風，雨水淋不進來，從整個外觀看去，也看不到哪一家在外面晾曬。

我在武漢的住所就有這樣一個空間，它現在成了一個小型的洗衣房和開放式的雜物間。它的有趣在於，似乎這個空間屬於家的一部分，但又不是。關上廚房的門，它就像是屋外了。我一開始還有些不太適應，覺得浪費。現在用久了，倒是離不開它了。後來想了一下，這純粹是一種心理作用，就好像一個未曾完全擁有的地方，就不屬於自己一樣，純粹是一種佔有慾罷了。其實，它倒有諸多好處，你可把燃氣的加熱設備固定在這裏。一旦燃氣洩漏，也會立刻被稀釋掉。

然後有一天，我看到一個設計，說的是倫敦政府辦公樓舊址的改建。這座房子起先被納入到了拆遷的範圍，因為它的設計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流行的粗野主義，整個外立面全都是標準一致的窗洞，加上混凝土牆面，顯得壓抑呆板。但後來，設計師拆掉中間一排窗子，改為滑動的膠囊形紅色電梯，還配上同樣紅色的底座。這個設計一下子改變了整棟大樓的視覺效果，讓它在陳舊中顯示出跳躍的生命力。所以，或許有時候，擁有新的，不見得就得完全推倒舊的，只要留下好的不就好了嗎？